

# 永丰村里稻谷香

沈荣均



和高铁轨道之间的那片稻田。眼前的情景与那幅画上的内容是那么贴合。此刻，禾苗正使劲着劲地拔节孕穗。夏日的骄阳与田壤水肥合作，等待水稻孕育出金子般的光泽。

王元威的水稻田，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，不仅是指总规模，也不光是整齐划一的方阵。望着阡陌纵横，令我惊讶的是，并没有看见打药施肥的农人。稻田里，没有想象中的人与牛，以及该有的农具标配。我向王元威说起自己记忆中的农忙。听了我的讲述，他笑了。接着，带我参观了他的“一心”农机合作社厂区。合作社的年轻技术人员正在操作无人机，检查刚刚从田里扫描回来的稻秧长势情况。通过在电脑上对比数据模型，来判断是否需要调整管护。倘若需要，技术人员会带上无人机，装上药肥，驱水去稻田边“放飞”。这个过程，别说是面朝黄土背朝天不沾边，就连脚板都没沾湿几回。这也是种田吗？我有些疑惑。王元威又笑了。看来我是真的“土”了。他的合作社，从耕田、育秧、管护到收割、存储，全流程都采用现代科技和机械化规模作业。耕作机有卫星定位，印刷播种机用来播种，太阳能堆肥，还有生物性诱剂、物理静电和荧光灯诱杀灭虫，联合收割机收稻，大型烘干塔流水线烘干收储……听起来让人有些不敢相信。

三十年前，岷江东岸，初中毕业的王元威，从祖辈和父辈手里接过一片水田。他学着村里人的样子，也养鱼养鸭、种植稻子。这么干，不是说对那田那稻有多深的感情，是他实在想不出来，一个没有多少文化的农村青年，除此之外还能干点啥。挖砂捕鱼、种瓜栽果等活计，王元威也干过。不过这并没影响他对种稻的兴趣。他细细地摆弄着自家的包产田，种出来的稻子让村里的老稻农都说好。只是那时候的王元威，想都不敢想，种稻子还能种出名堂。

真正种出名堂，是在二十年前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》公布，王元威看到了种水稻的奔头。他想着，天大地大，饭碗最大；千事万事，口粮头等事。不过，要想专心致志当稻农，得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、更持久的时间里，与土地和水稻深度捆绑，才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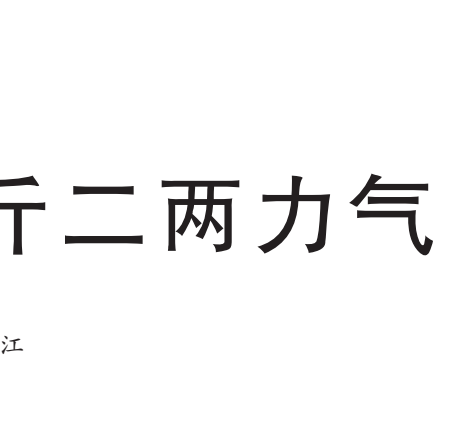


走得更远。

王元威决定离开岷东老屋的一亩三分地创业。2002年，他来到岷西永丰村，在一片稻田边定居下来。他从村里农户那里流转承包土地，专心种水稻。一亩田，农户自己种，毛收入干把元，现在交给他们种，农户不用操心，收入还不减。这是“双赢”的好事。当然，也不敢太着急，得一步步来。起初，是百十亩，后来是几百亩。稳扎稳打，十年下来，王元威已经是永丰村的种稻专业户了。不过，他并不满足于当一名“专业户”，他在等待，等待成为种稻大户。

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十年前，王元威等来了机遇——眉山市和东坡区两级政府在永丰村和周边乡村，试点建设现代农业园区。2013年，王元威又找到永丰本地的农户老曾，两人办起了“一心”农机合作社，主要就是种稻子。建园区，得有土地、种田人和技术。永丰六千三百多亩耕地，其中粮田就有五千七百多亩。技术人员也不是问题，有四川农业大学马均教授的团队领衔。那么种田人呢？区农业局在反复斟酌后，最终物色了王元威，希望他和老曾的“一心”农机合作社能站出来，当一回“领头羊”。当时在永丰和周边村子流转土地的不只“一心”，但是有一些合作社，因为技术和管理原因中途退场。这个时候，一直在永丰村种稻子的王元威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有种好水稻这个共同的目标，“一心”农机合作社与园区一拍即合。他们鼓足干劲，从永丰村和周边村子流转来三千多亩田种水稻。事实上，永丰村的三千一百亩优质粮田，“一心”就种了两千四百亩。这一种，就是十年。十年间，政府除了帮扶技术外，最大的支持就是土地流转政策。有了好的政策，还有一批现代农业专家的加盟，王元威把合作社的三千多亩田，最终种成了园区的高标准样板田，其间还曾参加园区的“一优两高”比赛，拿下了“水稻冠军”。

今年，王元威的合作社还试种了各地农机机构送来的稻种一百多种。这些品种经过



陈俊江

## 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

“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。”每当说到爱惜粮食，我就会想起家乡这句俗语。七斤二两力气，到底是多少，还真说不明白。其实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一粒米吃到嘴，要花费多少力气，是难以称秤斗量的。

小时候日子清贫，很少吃到纯米饭，多是米和大麦混合在一起做的杂粮饭，有时还会加上各种菜蔬。最难的时候，不见粮，全是菜，其中以山芋最常见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若是有一小碗米饭端到面前，自然知道要珍惜。狼吞虎咽之中，如有几个米粒掉在桌上，母亲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：“捡到嘴里啊。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哩！”小小的一碗米饭，培养了我对大米最初的感情。

我对稻米的认识和感情，更多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。等到稍长大了，便开始帮着大人栽菜、点豆、晒粮食。不过这些都是小活计，会做栽菜、栽秧等活计，才算是真本事。水稻乃家乡苏北里下河平原主产，在从种到收大约四个半年的时间里，农人要不歇地劳作，其间，以栽秧、割稻最为忙碌辛苦。暮春谷雨时节，开始浸种育秧，秧苗长到

一个半拳头那么高，就可以移栽了。栽秧一般要先拉上秧绳，在田埂间用绳子拉起一道道平行线。栽秧人立于自己那一行中间，一手抓秧，一手分秧，上线成行，齐齐整整。我参加栽秧劳动，就是从拉秧绳起步的。大约这个活儿轻巧，也没太多含金量。秧绳拉好了，就跟在大人后面运送秧把，把秧池里拔起来的小秧苗，一扎一扎地运到等待栽秧的水田里。

如此历练一番之后，大人才允许我直接栽秧，去练练手。俗话说，看人挑担不吃力。这一练手，才发现有多难。大人眼一扫，便说栽得太浅了。原来栽秧不仅要讲究平整，深浅的把握也有学问。栽秧时水宜浅，秧好栽；一片地栽好了，就赶紧上水，新栽的秧苗大半截身子有水护着，就不怕被晒死了。不能栽得太浅，那样水一涨，秧苗可能会连根漂起来。栽秧的深浅把握，全靠农人一双手的千锤百炼。

看自己栽得歪歪扭扭，深一棵浅一棵，再听大人一番指点，心中不得不服气。那就干中学、学中干，慢慢地我也领悟到不少门道。其实高手栽秧，根本不需要秧绳。但见栽秧

人双脚从容后退，双臂左右腾挪。一趟栽完，栽秧人爬上田埂，见白水茫茫，绿秧依依，一片秧田纵横成行。这时候栽秧人喝水，或是抽袋烟，得片刻空闲，觉浑身畅快。

栽秧的本事虽只学了皮毛，但我对栽秧的感受却很深刻。麦子一抢收，立马放水耕田，把地栽秧，一刻也不容耽搁。收麦栽秧季，学校放了农忙假。正是农历四月中下旬，早晚温差大，起早带晚干活，要穿外套，中午一晒，又要脱去外套。身子在阳光下晒着，却是热的。还有那蚊叮虫咬，以及水田里嗜血的蚂蟥。站在水田里，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真正干起农活来，往往浑身是汗水，甚至还有伤痕。

看到我的窘相，大人说，出了力，流了汗，才知稻米香，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哩。我问，现在已经用了多少力气了？大人笑言，还早着呢！这才把秧栽下去，莫说七斤二两，恐怕二斤七两力气还没到呢。灌溉、施肥、除草、薅草、收割、脱粒、扬场、晾晒，直到颗粒归仓，你看还有多少事情在等着？听大人们这

么一说，我不禁红了脸。我吃的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，种田人要弯多少次腰，流多少回汗，才能吃到那一粒米。

那年，正是栽秧时节，我在连日劳作中迎来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。这是我参加过的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密集的一次栽秧劳动。这些劳动算是我的成人礼。在这一季栽秧中，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了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这两句诗的真谛。

自从离乡求学，栽秧这些农活我就很少参与了。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从教之后，更是远离了乡村。但我的心田里一直风飘稻浪。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农业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相信农人们不用再像以前那般辛苦。但是每一粒粮食里依然饱含着汗水和心血。于我而言，每当在课堂上谈到爱惜粮食的话题，我依然愿意将自己曾经参与的劳动和受过的教育说给学生们听，孩子们听得眼神亮晶晶的。

“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。”这句家乡俗语，只平实述说，看似浅易，却道理深刻，直抵人心。

# 遇见

## 庆荣里社区的故事

谢沁立

清晨，派出所点名结束，四十八岁的刘伟穿戴好装备，走到他管辖的天津市永安道200号庆荣里社区。年轻的辅警杨亮跟在身后，有时还要小跑几步，才能追上刘伟的脚步。

刘伟对这里像家一样熟悉。自从十四年前来到这里工作，他就再没有离开过。

警务室设在小区入口，虽被风吹日晒得稍显暗淡，但藏蓝色的标识依然醒目。只有八平方米的警务室，两个文件柜、两张小电脑桌和三把椅子，占去了大部分空间。刘伟和杨亮抽取档案或接待群众时，只能侧身通过。

那些档案，记录着居民的迁入迁出、外来人口的租房退房、消防安全的检查结果、居民的养犬情况、防电信诈骗的宣传记录……每一页都有刘伟的笔迹，一笔一画，整整齐齐。

成为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桃园派出所庆荣里社区民警时，刘伟还算是年轻人。现在，社区的年轻人都叫他刘叔叔。他几乎张口能说出辖区里一千七百零九户居民每一户的情况，闭眼能画出每个楼号的户型图，孤老等特殊居民的电话和近况，他更是牢牢地记在心里。

八十多岁的卞奶奶，这几天有点儿心神不宁。每天清晨，她都会蹒跚地挪到窗边，看一眼对面的警务室里有没有刘伟的身影，她担心的是刘伟会调离这个社区。卞奶奶的老伴已去世，又无儿无女，独自生活的她，一直是刘伟的牵挂。每次下社区，刘伟都会提着蔬菜水果来卞奶奶的家里看看；疫情防控期间，保姆无法进门，刘伟和杨亮就按时送菜送药，保障老人的正常生活。

那年重阳节，刘伟配合居委会干部和志愿者，租来大巴车，陪着社区的老人们游览城市新貌。多年不逛街的卞奶奶，望着车窗外的城市街景，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
虽然腿脚不便，卞奶奶的头脑却很灵活。她让刘伟帮忙买来智能手机，问刘伟：“你能教我用微信吗？”

“好啦！”刘伟坐在卞奶奶身边，逐一示范，教老人如何在手机上打字、发语音。阳光透过窗棂洒到两人身上。他们就像是一对母子，那般寻常，又如此温暖。

从此以后，每天清晨，刘伟都会收到卞奶奶的微信语音问候：“刘伟啊，早上好！我好着呢，你放心。”那一刻，刘伟觉得，踏实的刘伟是这么美好，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。

庆荣里社区不大，从南门走到北门，大约五分钟。可刘伟走完这段路，却要十到二十分钟。居民们的热情招呼或者苦闷诉状，都会拦住他的脚步。

这天下午，刘伟正在社区里，雯雯妈妈十分着急地拦住他：“雯雯住在小花园里，但找不到了！”

刘伟立即打电话给派出所值班室，查监控，找雯雯。

二十岁的雯雯因智力缺陷，生活不能自理。雯雯的父母花光了所有的钱给她看病，却毫无起色。后来父母离异，她归妈妈抚养。

刘伟特别关注这个家庭。他经常打电话提醒雯雯的妈妈，记得按时让孩子吃药，还将给雯雯买药的日子存进备忘录。但是雯雯长时间外出要坐轮椅，妈妈带她去很吃力。于是，刘伟攥下了这个辛苦活儿。休息时，他就开上自己的车，带雯雯去医院取药。他熟练地推着轮椅上的雯雯，挂号、缴费、取药。一天，医生偶然得知这位推轮椅的“爸爸”竟是社区民警，不禁向他竖起大拇指。

刘伟沿着监控显示的雯雯出走方向一路寻找。终于，他在距离小区几公里的广场找到雯雯。雯雯蹲在角落里，看见刘伟，委屈地哭了起来。她说，自己脑子里有个声音告诉她要一直走。实在走不动了，她就对脑子里的声音说：“我不走了，我要等刘叔叔。”“好，刘叔叔送你回家。”刘伟说。雯雯使劲点了点头。

刘伟的手机上，存着社区上千名居民的电话。微信里有社区群、党员群、楼长群等各个群，辖区情况尽在心中。

这天晚上，吴爷爷给刘伟打电话：“刘警官啊，我有事情找你商量，你明天能来我家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吴爷爷，我一早到。是急事吗？要不我现在去？”

“不急，不急。”

第二天一早，刘伟敲开了吴爷爷的家门。

吴爷爷八十多岁了，虽说老伴已去世，也没有子女，但他是一位爱生活、会生活的老人。刘伟想，吴爷爷点名找我，到底是遇到什么难题了呢？

原来，吴爷爷要立遗嘱。

前几天，吴爷爷突然天旋地转，他强撑到卫生间，吐得不轻。他坚信自己生了重病，赶紧给外甥女小琪打电话。小琪迅速赶来将舅舅送到医院。病床上的吴爷爷说：“小琪啊，等我走了，我的财产都留给你。”

一番检查显示，吴爷爷只是颈椎病引发的眩晕，并无大碍。回家后，吴爷爷想，自己一天天老去，口头上说把财产留给小琪，这样能行吗？这个决定事关重大，他想到和刘伟商量。

刘伟告诉吴爷爷：“您有意愿，趁现在身体硬朗，脑子明白，可以立遗嘱。咱们街道就提供法律援助，定期有律师来做咨询。到时候我陪您去。”

在永安道200号庆荣里社区，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……



# 逐梦

2022年6月8日上午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村考察调研。总书记走进试验田，察看水稻长势。总书记指出，推进农业现代化，既要靠农业专家，也要靠广大农民。要加强现代农业科技推广应用和技术培训，把种粮大户组织起来，积极发展绿色农业、生态农业、高效农业。我们有信心、有底气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。

习近平总书记专程到永丰村给种粮人鼓劲，让乡亲们倍感欢欣鼓舞，让永丰村的种粮大户王元威更加信心百倍。王元威说，看来，自己当初选择当稻农这条路走对了。很快，王元威和自己的“参谋”——四川农业大学的马均教授碰面，商量如何保护好这片产粮宝地，把粮食生产抓紧抓实。两人一致认为，一要抓良田，合作社的粮田就只能种粮，还要扩大流转面积，继续改良田壤，从粮田数量上的“多”，来保证粮食安全；二要抓技术，优选品种，绿色防控，生态植保，安全收存，从产量的“高”和产品的“好”，来保证粮食安全。

十多天后的6月25日，我在永丰村见到了王元威。尽管只是第一次见面，但从王元威清晰的叙述中，我明显感受到，他和他的“一心”农机合作社信心十足。

站在永丰村村头那幅写着“禾下乘凉梦”几个大字的壁画前，王元威向我讲述起袁隆平先生的“禾下乘凉梦”——十里荷香，百里蛙鸣，稻禾长得有高梁那么高。袁老是王元威的偶像，他愿意像袁老那样，一辈子都为水稻丰收而忙碌。

随后，王元威带我来到了夹在高速公路



②

“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。”每当说到爱惜粮食，我就会想起家乡这句俗语。七斤二两力气，到底是多少，还真说不明白。其实，春耕、夏耘、秋收、冬藏，一粒米吃到嘴，要花费多少力气，是难以称秤斗量的。

小时候日子清贫，很少吃到纯米饭，多是米和大麦混合在一起做的杂粮饭，有时还会加上各种菜蔬。最难的时候，不见粮，全是菜，其中以山芋最常见。这样的情况下，若是有一小碗米饭端到面前，自然知道要珍惜。狼吞虎咽之中，如有几个米粒掉在桌上，母亲的声音便在耳畔响起：“捡到嘴里啊。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哩！”小小的一碗米饭，培养了我对大米最初的感情。

我对稻米的认识和感情，更多是在劳动中建立起来的。等到稍长大了，便开始帮着大人栽菜、点豆、晒粮食。不过这些都是小活计，会做栽菜、栽秧等活计，才算是真本事。水稻乃家乡苏北里下河平原主产，在从种到收大约四个半年的时间里，农人要不歇地劳作，其间，以栽秧、割稻最为忙碌辛苦。暮春谷雨时节，开始浸种育秧，秧苗长到

一个半拳头那么高，就可以移栽了。栽秧一般要先拉上秧绳，在田埂间用绳子拉起一道道平行线。栽秧人立于自己那一行中间，一手抓秧，一手分秧，上线成行，齐齐整整。我参加栽秧劳动，就是从拉秧绳起步的。大约这个活儿轻巧，也没太多含金量。秧绳拉好了，就跟在大人后面运送秧把，把秧池里拔起来的小秧苗，一扎一扎地运到等待栽秧的水田里。

如此历练一番之后，大人才允许我直接栽秧，去练练手。俗话说，看人挑担不吃力。这一练手，才发现有多难。大人眼一扫，便说栽得太浅了。原来栽秧不仅要讲究平整，深浅的把握也有学问。栽秧时水宜浅，秧好栽；一片地栽好了，就赶紧上水，新栽的秧苗大半截身子有水护着，就不怕被晒死了。不能栽得太浅，那样水一涨，秧苗可能会连根漂起来。栽秧的深浅把握，全靠农人一双手的千锤百炼。

看自己栽得歪歪扭扭，深一棵浅一棵，再听大人一番指点，心中不得不服气。那就干中学、学中干，慢慢地我也领悟到不少门道。其实高手栽秧，根本不需要秧绳。但见栽秧

么一说，我不禁红了脸。我吃的这点苦根本不算什么，种田人要弯多少次腰，流多少回汗，才能吃到那一粒米。

那年，正是栽秧时节，我在连日劳作中迎来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。这是我参加过的持续时间最长也最为密集的一次栽秧劳动。这些劳动算是我的成人礼。在这一季栽秧中，我更真切地体会到了“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”这两句诗的真谛。

自从离乡求学，栽秧这些农活我就很少参与了。后来走上工作岗位从教之后，更是远离了乡村。但我的心田里一直风飘稻浪。现在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农业科技越来越发达，相信农人们不用再像以前那般辛苦。但是每一粒粮食里依然饱含着汗水和心血。于我而言，每当在课堂上谈到爱惜粮食的话题，我依然愿意将自己曾经参与的劳动和受过的教育说给学生们听，孩子们听得眼神亮晶晶的。

“一粒米，七斤二两力气。”这句家乡俗语，只平实述说，看似浅易，却道理深刻，直抵人心。